

第五章 生命的意義

我們都知道，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，而「生命」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名詞，今天，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來解釋生命：凡是有意識、有情識、有意念的作用，都叫做「生命」。也就是說：當我們的情識、意識、意念會活動的時候，就是有生命；若是情識、意識、意念停止了活動，那就是生命的結束。換句話說，當我們尚有呼吸，情識、意識、意念可以分別，可以活動的時候，也就是有生命的存在，但是，生命總有結束的一天。

一個人一生的生命，就是每一期的生命，不過是數十個寒暑而已，幾十個寒暑的結束，也就是一個生命的結束。當一個生命結束之後，另外一個新的生命等待著出生，生長出來，就像是一根柴火點燃著另外一根柴火的薪火相傳，因此生命之火是相續不斷，永不止熄的，所以我們說一個人死亡，只是生命告一段落，並不是死亡以後就完全沒有了。一般人誤認為一個人死了之後就是生命的結束，也就沒有來世，所以敢有恃無恐，為所欲為的來做偷、搶、劫、竊……等惡行，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思想。事實上，一個人死亡之後，只是身體改變，而生命卻是永遠不斷的延續、滋長著；就像是一粒種子收藏在倉庫裡，雖然只是暫時不會發芽、開花、結果，但是，有一天，種子拿出來種在泥土裡，接受了陽光、水土的灌溉、人工悉心照顧之後，等因緣條件成熟的時候，自然就會發芽、開花、結果。

一個人死了之後，還有來生，這個來生，雖然身體和今生不同，但是，生命卻是相同的，這個生命就是佛家所說的「識」，道家所說的「靈魂」，是永不磨滅的。

一般人受到傳統的影響，誤認為人死了之後就會變成鬼。儒家說：「死，祭之以禮，葬之以禮。」所以當我們的親人死了之後，就隆重又繁雜的祭禮，以為是孝道的表現，又進一步的幻想：如果我們的親人死了之後，沒有錢花，怎麼辦？所以就燒庫錢、冥紙、美金、信用卡……等。萬一沒有房子住，怎麼辦？所以就燒紙樓房、紙別墅、紙汙車、紙飛機以供親人生活富裕，其實，人死了之後，不一定變成鬼，縱變成鬼也還不一定能享用這些東西。

有人說：佛教都是教人唸佛，將來死了之後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似乎還是注重死後的事；不錯，那是告訴你：西方極樂世界是你死了之後，可能投生的一個安穩的歸宿。好讓你有希望，當然，佛家更重視現生的淨土世界。更有些佛教徒誤以為一個人死了之後，要燒用紙褶成蓮花的往生錢或往生船，這和燒銀紙是同樣的錯誤。

我們一件衣服舊了就要換新的，一間房子壞了，就要換新房子，一雙鞋子破了，就要換一雙新鞋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；而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，剛出世的時候，就

像剛搬進去住一間新房子，慢慢的就會老舊，如果住太久了，就會腐舊，那麼就要換一間新的房子。若是你有錢，衣服會越穿越漂亮、房子會越住越舒適，由平房搬到樓房，再搬到別墅去。我們的生死，就像是舊衣換新衣，舊房子換新房子一樣，並不可怕，重要的是你是否有錢？因此我們對於生死的問題，不需要感到恐怖、悲傷，因為你如果累積了好多善業的功德法財，那麼你的來生就會比今生更好，所以對於未來的生命，將充滿了無限的希望與歡喜，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這個世界之外，還有另外一個更理想的世界。

人生短短的數十年，就像是在觀光，而我們是人生之旅中的過客，無論我們到世界各國去旅遊，最後，總要回到我們的家。這是人生必經的路程。所以古來大德告訴我們：「莫戀他鄉忘故鄉，快些警覺備資糧，莫待閻老書信到，再來修行已不遑。」而我們的故鄉就是佛國--西方。

我們既是到凡間旅遊的觀光過客，總有一天，會回到我們的故鄉，所以我們對於生死的問題，不必感到害怕，反而我們要勇敢的面對現實來解決生死的問題，要如何將我們的生命過得有意義，放射出燦爛光輝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

文喜禪師，有一天，要去朝五台山（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），邀同參一齊去，同參說：「人間何處不是道場，何必老遠跋山涉水？只要向內心處去朝，當下即道場。」並送一偈以表心跡：

「無處青山不道場，
何須策杖禮清涼，
雲中縱有金毛現，
正眼觀來非吉祥。」

這首偈告訴我們：在這個世間，何處不是我們用功修行的道場，何處沒有文殊師利菩薩？又何須遠求呢？縱然你在雲中見到文殊師利菩薩騎著金毛獅影現，以我的正眼看來，那並非絕對的好。

現在世界各國都動盪不安，只有佛國沒有痛苦，最快樂，那才是最安穩的歸宿，所以我們不要怕死，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死？要死得很自在，死得有意義！

當我們的生命結束，離開人世間之時，有好多條路走，有好的、也有壞的，最壞的去處--地獄，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，既黑暗又痛苦。最好的去處--西方極樂世界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。

當我們人死後，要去投胎轉世，因為各人的業力不同，所受的果報也不同，雖然死不足懼，但是更重要是，我們活在這個人世間要先過得快樂，在現在生中，要

如何過得很快樂呢？

有三個人滿臉愁容的去請教無德禪師：要怎麼生活，才能很快樂？禪師說：「你們先說說自己，爲什麼目的而活？」

甲說：「因爲我怕死，不想死，所以我要活下去。」

乙說：「因爲我希望將來年老之後能夠子孫滿堂，享受含貽弄孫的快樂，所以我要活下去。」

丙說：「因爲我的一家人大大小小都要靠我撫養，所以我要活下去。」

禪師說：「原來如此！難怪你們都不快樂，人生在世，重要的是要如何將你的生命過得有意義，那你才能夠得到快樂。你們再說說看，要怎麼樣才會很快樂？」

甲說：「我只要很有錢就會很快樂。」

乙說：「我只要能夠娶三妻四妾，她們對我百依百順，盡心侍候我，那我就很快樂了。」

丙說：「我希望有名有利，權高位重，人人都來巴結我，那我就很快樂了。」

禪師說：「你們三個人的這種思想，不但會讓你得不到快樂，反而會很痛苦；因爲金錢、美色、地位，在你沒有獲得之前，你還能安貧樂道不會痛苦，但是在你得到又失去了之後，你將會很痛苦；所以有金錢、美色、地位，並不是絕對的快樂。」在你有錢的時候，要知道做功德、佈施出去，你才會得到快樂；有地位時，要運用權勢來服務大眾，你才會得到快樂；有美滿的家庭，你知道好好的來珍惜，因此，你要有責任感、道德觀，有犧牲奉獻的精神，你才會得到快樂，這就是生命的禪機、生命的意義。

各人所造的業不同，將來所受的果報也不同。生從何來，死往何去？全由「業力的牽引」。當一個人生前造惡業，在他斷氣之前，他會覺得全身好熱、好熱，忽然眼前就出現了一座游泳池或一潭的池水，他就希望跳進去清涼一下，那麼他就墮入了八寒地獄。《地藏經》中記載著：「痛苦的地獄，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。」如果一個人將要斷氣之前，眼前見到好美的馬、象、牛……在山林中四處奔馳、自由自在，這時，他就好想騎在上面，所以就跑過去，加入了牠們的行列，糟了，這時候他就墮入了畜生道。因此，當一個人臨命終時，隨業去受報，我們觀察他死前的情況，就可以瞭解轉生何道。

唯識學上說：「頂聖眼升天，人心餓鬼腹，旁生膝蓋離，地獄腳板出。」這個意思是說：人死了之後，身體的那一個部份最後冷卻，就可以知道，他將投生到那裡去：如果這個人死後全身冰冷，而頭頂還溫熱的，表示他將往生佛國或證果了；如果他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冷了，而眼睛還是溫熱的，就表示靈魂從眼睛出去，這個人必定是昇天了；如果他全身僵冷，而心窩還是溫熱的，那就表示他將再世為人，投胎人世間了；如果他全身各部位都冷了，只有腹部是溫熱的，就表示這個人墮入「餓鬼道」了，如果他的膝蓋至死還是溫熱的，表示他墮入了「畜生道」，如果他最後僵冷的部位是腳底，那就表示他將墮入「地獄道」去受苦了。

將來我們臨命終時，將往那裡去？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你的去處，而天、人、阿修羅、餓鬼、畜生、地獄等六道是相通的，像車輪一樣的旋轉，所以天人也可能墮入畜生道，人道的眾生也可能昇天，也可能下地獄，畜生也可能做人……由此可見，我們生生世世就在這個六道中流浪生死，而不知出離。

天人雖然比我們人更享樂，但是並不究竟。三界有廿八層天，每一層天的福報和壽命都不一樣，當有一天福報和壽命享盡的時候，也會墮落下來，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將來不希望昇天，原因就在此。

有些人認為我們只要心腸好就好了，不需要學佛（聽經、拜佛、禮懺），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善事（放生、賑濟貧民）等，同時，他也造了很多的罪業，因此他死後，先昇天去享受天福，待福報享盡了之後，再墮入三惡道去受苦。有些人行善，但是他脾氣不好，那麼他來世會有福報，讓他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，但是長得很醜陋；有些人心腸好，脾氣好，很溫和柔順，待人彬彬有禮，但是他很吝嗇，不肯佈施，所以他來世做人時，會長得很美，但是卻很貧窮。

「縱然修得非非想，難免六道輪迴來」，三界廿八天，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境界最高，壽命有八萬四千大劫，以禪樂為食，但是，有一天福報享盡後，還是在六道中輪迴。佛經上記載：有一個金碧峰禪師，修得了四空定，當他打坐入定，神識就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天，雖然他能入定，因為還有色身，有一天也要死。時候一到，無常鬼要來抓他，因為禪師已入定，不見蹤影，無常鬼就去請教土地公，如何才能抓到他，好回去交差。土地公告訴他們：「禪師已入定，要抓他，談何容易？我告你們一個秘密；雖然他萬般皆可放得下，看得破，但是，他有一個皇帝御賜的金鉢，是他所心愛的，只要敲打金鉢，必然出定。」無常鬼就在大殿的磬中取出金鉢敲了三下，在定中的禪師，一聽到有人敲他的金鉢，在起心動念之際，就出定而被擒住。禪師說：「請稍待一會兒，讓我向佛陀稟告辭行，我再隨你們前往報到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禪師就拿起了他的金鉢，一舉摔破，然後又入定去了。入定之前，留下一偈：

「有人擒我金碧峰，猶如鐵鍊鎖虛空，
虛空若能鎖得住，再來擒我金碧峰。」

這個故事就是說明了一個禪師，雖能入定，但因放不下，仍需受生死所縛，只因一金鉢，差點被無常鬼捉去，當下將鉢打碎，就了無牽掛，生死就此解決了。對於生死的問題，自己知道該如何去解決，自由自在，得到究竟的解脫，所以無懼生死；但是，一般凡夫俗子，不知生從何來又死從何去？所以對於生死的問題，就好害怕，於是就尋求一些宗教信仰，希望能夠得到永生。事實上，任何一個神、或佛都無法讓你得到永生，有生必定有死，有死就必定有生，就像是水結成冰，冰又化成水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因為生死本來就是同一體的。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利用有限的生命，修身養性，積功累德，期望將來投生到更美好的去處，最好是修到不生不死，才能永絕後患。

佛陀的弟子，有一個叫蜜婆阿羅漢，他是一個已證四果的阿羅漢，但是他有一個壞習氣，經常在身上四處抓癢，人家都叫他猴子比丘，大家見他如此有失出家人的威嚴，就去稟告佛陀，佛陀說：「你們不要譏笑他，蜜婆阿羅漢在五百世之前是一隻猴子，有一天，一位比丘在樹下打坐，他在樹上看見了，就學習比丘打坐，穿袈裟，因為當年種下了這個善的因緣，所以在五百零一世的今天，業報一轉，就跟隨我出家，證得了四果阿羅漢，但是由於他多生為猴子，所以很難改變這個習氣。」一隻猴子修行都能夠證得阿羅漢，那麼，只要我們好好的修行，將來人人皆可成佛。

一般凡夫，還沒有證果的人，無法預知或決定將來死後將到那裡去？在十法界之內、四聖六凡（四聖法界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）當然知道他們的去處；證得初果還需到人間七次（七往返）。二果「聲聞」尚要到人間一往返，三果不來果，四果是阿羅漢，甚至三果尚有隔世之迷。但是他不是一般凡夫的分段生死，而是變異生死，雖然他來到人間，但是他不是我們一般人受苦的業報身。「緣覺」當然不需要到三界六道受輪迴。「菩薩」在渡眾生的過程中，他是乘願而來的。「佛」已證得究竟涅槃，不生不滅，因此能夠隨意倒駕慈航，到十方世界去渡眾生。而我們凡夫俗子，包括三界廿八天的天人，都無法決定自己將來死後到那裡去？唯有有修行、有證果的人，才有辦法決定。

生命的主宰是「業力」，這股力量是主使著我們轉生到那一道的總指揮，那麼，我們要如何將惡業轉為善業，引導我們趨向於我們想要去的理想世界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；因此我們要趕緊來皈依、受戒，好好的來修行，這個「行」將匯集成一股善業，引導我們將來到那裡去；若你修的是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四聖諦，會使你得到羅漢的果位；若你修的是十二因緣，那你就走向「緣覺」去，若你修的是

六度四攝法，那你就趨向於「菩薩」道上去，若你所修的是三十七道品，十八不共法慈悲平等法，修到功圓果滿，那你就成「佛」了。若是我們平日多拜佛、多唸佛，因為我們所修的是「淨業」，那麼我們將來必定往生佛國淨土。

南宋的道悅禪師，曾經是鎮江金山江天寺的住持，武侯岳飛被秦檜以十二道金牌，由朱仙鎮調回的途中，岳飛去參訪道悅禪師，禪師勸他出家，或不要回去，岳飛仍秉一介忠誠，還是要回去。禪師於他臨走前送給他四句話：「歲底不足，僅防天哭，奉下兩點，將人害毒。」果然岳飛被害死在風波亭。當天晚上禪師向他的弟子說：「何立自南來，我往西方走，不是法力大，幾乎落他手。」說完，就圓寂了；果然，次日，秦檜派何立要來殺道悅禪師滅口。但禪師早一步入滅了！禪師知道一個人的生死，無法逃避業力的定數，但是，岳飛死得不明不白，禪師卻是不懼生死而證涅槃，所以我們不要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們要死得清清楚楚。

一個有修行的人，在業力的支配之下，才能夠控制他的生死。六祖慧能大師，當年，盤起腿來，雙眼一閉，眼看就要涅槃了，他的弟子悲傷的哭泣，六祖慧能大師又睜開眼睛：「你們哭什麼？我不是死，我只是要去一個比現在更美好的一個世界，應該高興才對，何必哭。」所以一個有修行的人，能夠來去自如，因此就無懼生死了！

《楞嚴經》上說：「一念不覺生三世。」因為無明煩惱使我們不覺，又因為不覺而使我們輪迴。十二因緣主要的生死以無明為樞紐，由無明延伸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以至生死一直還續。無明就是無所明瞭、無所明白，不知如何來，又不知如何去？因為我們沒有修行、沒有證悟，所以我們不知道生從何來，死從何去？

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，而我們的生命從那裡來？你一定會說我是父母生我而來的。我的父母是從我的祖父母而來的，我的祖父母又是從我的曾祖父母而來的，追溯到最後，研究歷史的人作出一個結論：原始時代，人類的祖先，是由猿猴演變化而來的，我們再進一步，深入研究：猿猴又是從那裡來的？歷史學家也答不出個所以然來。印度的婆羅門教，認為梵天生四姓，也就是說由梵天生出萬民，分成四個階級：上等的婆羅門由梵天的口中生出，中等的刹帝利由鼻孔生出，下等首陀羅由腳底生出，吠舍由肚臍生出，認為天地萬物皆由梵天所生，所以他們非常的崇拜梵天。基督教認為人是由上帝所創造。印度人認為梵天生四姓，一神教認為上帝創造萬物，那麼我們試問：梵天是何人所生？在何處生出四姓來？上帝在何時何地創萬物？上帝又是何人所創造？道教認為人由陰陽兩儀所生，這陰陽兩儀是何所生？因此由各宗教研究起，最後都不了了之，沒有一個結論。

如果梵天生四姓，上帝創萬物是事實的話，至少犯下了下列三種過失：

因果多果：一粒種子只能生出一種果來。例如你種下芒果的種子，只能生出芒果來，不可能你播下芒果的種子，同時生出芒果又生出龍眼來；但是，梵天生四姓，上帝創萬物，卻是一因多果。

無因有果：我們由父母所生，所謂的「傳宗接代」，父母是因，孩子是果，這是因果關係。但是梵天生四姓，上帝創萬物，這是無因有果，不合邏輯的。

互相矛盾：既然梵天生四姓，上帝創萬物，那麼就要平等博愛，但是為何有貧富貴賤的懸殊，還創造出一些毒蛇猛獸來混亂世界，所以互相矛盾。道教說到陰陽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所以生命由陰陽兩儀而來，那麼陰陽兩儀又是從那裡來的？

站在佛教立場上來說：我們的生命是由業力而來的，也就是業力加上因緣而產生了生命。「因」是生命的根源，「緣」是生命存在的條件，業力是行爲引發而產生的力量，換句話說：因為有一個行爲所引發的力量，有了生命主要條件的來源，而構成了一個生命體；一切的條件皆俱足才產生了生命。所以說，生命不是無緣無故來的，也不是單獨生存的，是由各種的條件、因素互相存在，互相依靠而產生的，也就是各人所作的行爲所引發出來的；行爲有一股力量，引導我們走向結果。生命不能單獨生存，也沒有一個起源，是隨著因緣而起變化，隨著業力相續而不斷，業力不斷，生命也就不斷。生命有過去、有未來，那麼，生命又是從何開始的呢？生命是無始也無終，就像是時鐘的週轉由始到終，又由終到始。

我們現在的生命是來生的過去，未來是現在生命的延續，所以生命是絕對不會死的。「業力」也就是我們的行爲，有一種潤生和發芽的作用，生命就像是一粒種子收藏在倉庫裡，有一天遇到泥土、陽光、肥料、灌溉就會發芽開花結果。而這粒種子是好是壞，時間的長短，將來會結成什麼果，與我們平日的照顧有關係；也就是我們一個人在世間的行爲，有善惡的不同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心中所想的，口中所說的，身體所做的，身、口、意都會形成一種「業」--行爲，這個行爲的種子，無論好壞，無論善惡都不會消失，也不會敗壞，更不會錯亂，比電腦還準確。你行善作惡，有一天，因緣聚合的時候，你就會受到果報；所以佛家說：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聚會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

佛陀在世的時候，到了八十歲，在拘尸那羅城的娑羅雙樹間，正寂靜的要進入涅槃時，有一個外道須跋陀羅，行色匆忙的趕來，急著要見佛陀，阿難一見來者是個外道，唯恐打擾佛陀的入滅，趕緊向前攔阻。佛陀聽到了外面的吵鬧聲，就說：「阿難！不要阻攔他，他是須跋陀羅，是我最後的一個弟子，讓他進來吧！」佛陀的弟子以天眼觀察到須跋陀羅五百世以來都沒有種善根，也就是與佛無緣，即

使修行，也無法證悟、成道。佛陀為他開示：「世間上無論那一個修行者，如果他不知道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的三法印，他就不能認識諸法的根本；他如果不修學正見、正思維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的八聖道，他就不是真正的修道者，那也就不能獲得自在和解脫。」須跋陀羅聽完佛陀的真理，當場就證得了阿羅漢果。原來，佛陀以慧眼觀察到須跋陀羅在五百零一世前是個樵夫，有一天，在山上砍柴時遇到一隻老虎，他好害怕一直向前跑，最後爬到一棵樹上去，正在危急的時候，念了一聲：「南無佛」（皈依佛之意），因為這個善根因緣，在五百零一世後的今天，遇到佛而得度。《法華經》上云：「一舉頭、一投足皆作度脫的因緣。」所以我們要趕緊皈依、唸佛、拜佛，依法來修行，將來必定成佛。「皈依」就像是一個學生入學要註冊，佛法是教科書，佛是校長，菩薩是主任，師父是老師，只要我們依法修行就可領到畢業證書。佛、法、僧三寶就像是我們所依靠的法身父母，給予我們保護，給予我們教導，所以皈依三寶是很重要的。

每個人的個性不同，所造的業也不同，業是很多，也很複雜的，一般可分為共業、不共業、引業、定業、不定業、重業、輕業等……，以致於今生所受到的果報也不同。當你在造業的時候，有時候用心比較多，有時候用心比較少，因此當你受到果報時，可能用心比較多的先受，用心比較少的後受。一般人會誤會：世間哪有善惡、因果的報應？有的人作惡多端，他卻多子多孫，長壽又富貴；有的人一輩子行善仁慈，但是他卻無子貧窮又早死；那是因為前世所造的業，重業先受，輕業後受。例如：你很怨恨一個人，想殺他以洩恨，用心計較去設計陷害，那個人果真被你殺死了，事後，你悔悟了，逃到國外之後你開始行善，你又救了三個人；當你遭到不幸或橫禍的時候，大家會說；這個人行善多年，為何會遭受到如此不好的果報，世間哪裡還有天理？你雖然救了三條人命，但是又有誰知道，你也曾經處心積慮的殺人滅屍呢？因此今生你先遭受殺死一個人惡的果報，來世才遭受救三條人命之善的果報。又如：我一生中殺豬、宰羊、殺雞、鴨、鵝等殺生無數，但是，我也救了好幾條的人命，因為救人的功德較大，所以今生我就先享受到善的福報，來世再遭受到惡的果報。因此一個人遭受到果報的輕重，皆以你當時造業的出發點來區分。尤其業報是通三世的，我們不要誤認為世間沒有因果、沒善惡，有這是斷見邪見。佛在經中說：「破戒我猶可救，破見我所不能救。」所以我們要確信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」

我們凡夫俗子難免會犯罪造業，只要我們皈依受戒，從此不再犯錯，然後禮佛、拜佛，祈佛來證明，誠心求懺悔，那麼，我們就可以重報輕受。業報是通多世的，故死後如何受報，那種業先報，依佛經上說：

隨著意念而受報：即將命終時念頭放在那裡，就會轉生那一道，若念頭放在念佛上，就會往生西方佛國，《楞嚴經》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）中云：「眾生心，

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就是隨念頭受報的明證。

隨習慣而受報：平時習慣性會成爲命終轉生的依據，如一棵樹經常傾向西邊，有一天，被風吹倒，一定倒向西方。因此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時時刻刻不忘稱唸「阿彌陀佛」，無論何時何處，一切時，一切處，正念現前，臨命終時，分明在目前，心不貪戀，意不顛倒，即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隨業而受報：我們平日要時刻提醒自己：將惡業轉爲善業，就會轉生善道，若成爲念佛的淨業，命終就往生淨土，因爲淨業引導你往生西方，從此不再受六道輪迴。

生命是死不了的，是綿延不絕的，如薪火相傳，所以我們就要將生命昇華、淨化、改善，使我們的生命，活得更有意義，更有價值，達到更理想的境界。

順治皇帝說：「生時糊塗，死時悲，空來人間走一回。」我們人生在世，是爲名是爲利而南征北討，東奔西走，爲誰辛苦？爲誰忙？佛陀說：「失去人身猶如大地土，得到人身猶如爪上塵。」因此我們今生得到人身是那麼的難能可貴，那是我們前世曾受三皈五戒，修十善，累積功德而得來的。所以我們不要浪費生命，枉爲人身，空來人間走一回。羅狀元說得好：「黃金白玉非爲貴，人生最大唯生死。」我們的錢財，有人代替我們用，我們的房屋，有人代替我們住，我們的地位，有人來佔有，但是，只有生死是無人可替代的，即使是恩愛的夫妻，也無法替代。古人常說：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」即使是孝順的兒女，在黃泉路上也是視同陌路，無人可替代。因此好好利用此難得人身，爲求生死大事而努力，不要浪費生命。

淨土宗的善導大師曾說：「我們的生命日漸縮短，猶如風中的殘燭，眼看著就要熄滅了。」距今一千四百年前五胡十六國的時代，人心惶惶，不知何去何從，善導大師發覺大家內心的動盪不安，只有佛法才能解救大家驚畏無依的心靈，只有佛法才能使大家心安，只有佛法才能使大家得到解脫，因此，他就開始提倡唸佛法門，用功的修行。他本身唸佛唸得好歡喜，在歡喜之餘，勸人唸佛，並且作了一個「往日禮讚」來表達內心的歡喜，其中有一首無常偈，曾說了一個故事：

有一個人，吃過飯後，到一片曠野去散步，忽然聽到吼叫聲，猛然一回頭，原來是一隻老虎在追趕著他，他就拼命一直向前跑，跑到盡頭，已經是後無退路，幸好有一口井，古井口的上面有一根樹藤，他拉著樹藤往下走，到了古井的一半，往上一看，老虎正在古井上虎視眈眈看著他，他正慶幸這根樹藤救了他一命之際，忽然聽見有老鼠的叫聲，糟了！正有一隻白鼠一隻黑鼠在咬著樹藤，如果被咬斷，那可要摔下井底了！再往井底一看，裡面有四條毒蛇，張口吐舌的好可怕，

那可要如何是好？正仰天張口嘆氣的時候，飛來了五隻蜜蜂，滴下了五滴的蜂蜜，恰好滴在他張開的口中，甜蜜讓他忘掉眼前的驚怖。此時，來了一個大力士將老虎趕走，在古井上大喊：快上來！樹藤快要斷掉了，此時，他才驚醒過來，沿著樹藤爬出了古井，往西方直跑，總算撿回了一條生命。這個故事中的老虎就表示人命的無常：人世間的一切山河大地，包括人的生命，都不可能永久存在的；無常就像是那隻老虎，經常虎視眈眈的等待著我們，總有一天會將我們吞噬；兩隻老鼠，一隻白的，一隻黑的，表示白天和晚上；樹藤表示我們的生命根；那就是說，無常日日夜夜緊隨著我們，啃咬著我們的生命根。井底的四條蛇，表示我們的身體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所組合而成的假體。人的生命乃是由意識與肉體結合而成，肉體如同一幢房子，受到地、水、火、風的影響，而起成、住、壞、空的變化：當我們牙痛、筋骨酸痛時是地大病了；當我們流汗、大小便不暢通時是水大在作怪；火氣上升，肝火旺是火大不能配合；鼻塞、呼吸困難是我們的風大出狀況，所謂：「四大不調，百一病生。」那五滴蜜就表示世間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的五欲，使我們陶醉、沈迷，失去了自己忘了生命的危機。這是凡夫的愚痴無明在作祟。大力士表示佛菩薩，可以救度我們出離恐怖的三途，解脫生死的輪迴。菩薩在修行的過程中，證得甚深的般若，用般若觀照工夫，照見五蘊皆空，所以可以度一切苦厄，而沒有恐怖，達到究竟涅槃。我們的痛苦，都因有這個五蘊假合相，四大空色身的假體而來的。凡夫都是以假求假，爲了給予我們由地、水、火、風所形成的假體舒適和滿足，而不斷的去追求享受造業，如果我們能夠透徹瞭解五蘊四大是空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皆是虛幻不實的，斷除我所執，那麼，一切的痛苦煩惱就沒有了。生命是短暫的，豈可再因循下去？所謂：「三更半夜隨燈去，不知天明來不來？」普賢菩薩（警眾偈）說：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，大眾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燃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」因此我們要利用有限的生命，藉假修真，將生命昇華，好好的修行，創造一個更有意義的生命。

我們既然知道生命很短暫，是無常，那麼，我們要如何運用有限的生命，創造有意義的人生？佛教說：「四大皆空」，這個「空」並不是什麼都沒有了，而是不執著的意思，生命是空，也就是對生命不執著，既然不執著，也不是順其自然，而是將短暫的生命變成永恆的生命。釋迦牟尼佛涅槃至現在已經兩千五百多年了，但他的生命永遠都活在眾生的心中，那是因爲法身不滅，佛陀的法身慧命遍滿整個虛空界，與日月同壽，與天地同光，凡有山河大地之處，皆有佛的法身，所以佛的生命永遠不亡、永遠自在、解脫。我們要學習佛陀的精神，跟隨佛陀的腳步，學習佛陀追求真理，見緣起、悟空性，見緣起性空就是見佛。成佛之後就無量壽，沒有病苦，因此法身慧命才是我們真正永遠存在的生命。我們要追求真理、體悟真理，進而得到真理，那時候，我們的生命就會淨化，就會達到究竟圓滿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每一個人都希望家庭美滿幸福，事業順利成功，身體健康，精

神很愉快，經濟很富裕，沒有煩惱痛苦的生活，這是大家所共同的願望，但是卻經常事與願違，所以在失望之餘，就意志消沈，一蹶不振，不滿現實，虛渡光陰，這是弱者沒有智慧的行爲。事實上，月有圓有缺，花有開有謝，人生有浮有沈，所以，我們不但要珍惜自己，遇到困難會面對現實去解決，而且對生命要充滿著無限的希望。

日本有一個石川女士，今年九十四歲，很會畫地藏王菩薩像，她的地藏王菩薩畫得出神入化，記者去訪問她，她說：「在我四十五歲的那一年，得了骨癌，醫生宣佈我只有三個月的生命，我心想任何的治療對我皆無效，於是我回到家中。有一天，在翻閱經典的時候，發現到地藏王菩薩的畫像好莊嚴，我就堅定信念一定要將菩薩的莊嚴畫出來，發願要畫十萬張，而且要畫得栩栩如生，於是一張一張不斷的畫，在一年的當中，畫了十萬張，因為全神貫注在畫像上，所以就忘了自己的病苦，我一方面靠地藏王菩薩的護佑，一方面靠我自己的使命感，而治癒了我的絕症，而且日子過得很充實而有意義。」這就是自我滿足感和生命的活力，促使她有活下去的勇氣。所以我們要確信：我的人生，從今天才開始，我一定要努力向前，只有前進，沒有後退，直到生命的結束。

當我們覺得鬱悶、煩惱的時候，可以唸佛、拜佛、寫經、畫佛像、誦經、拜懺，都可以使你的心平靜下來，淨化你的心靈，提昇你的心理建設，使你的生命充滿了生機，這樣，總比你去唱卡拉OK、跳舞、簽六合彩，更有意義。

百丈禪師，年紀老了，但是他每天仍然到田裡工作，他的徒子徒孫，都不忍心讓他到田裡工作，把他的鋤頭畚箕藏了起來，禪師一天沒有到田裡工作，就一天不吃飯，提倡工作禪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」他的弟子受到他精神的感召，只好和他一起到田裡努力的工作，日子過得很有意義。

我們不要浪費生命，要進一步將我們的生命，奉獻給大眾，造福人群，這才是生命的解放，真正生命的意義。佛教的弟子分爲菩薩與羅漢，也就是分爲大小乘，大乘菩薩是犧牲自己，利益眾生，所謂「不忍眾生苦，生起大悲心。」包括自己的生命財產都可以布施，利益眾生。所謂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出離苦。」在利益眾生的當中，感到快樂，覺得生命更有意義。我們知道，我們的生命是眾緣和合的，不是單獨成立的。例如：一個人是由父母生養我們，老師教導我們知識，生病了，醫生給我們治病，做事業，是大眾來共成的，警察維持社會治安，我們才能安定的生活，軍隊在前線保衛國家，我們才能過安穩的日子……因此，我們和眾生，都有密切的關係，既然，眾生對我們有恩，那麼我們就要以生命來奉獻，來服務，佛教是一個真理、平等、自由的宗教，教我們不但不能損人利己，更要報答眾生恩。一般人的自私、鬥爭，不斷害他，常覺不安，就是不瞭解我和眾生的關係，不懂得感恩。被我、我所執所害，誤認爲我和我所有的都是我自己

的，爲了我個人的快樂，爲了我要擁有一切，保護自己，甚至損人利己也在所不辭，別人的憂苦，別人的歡樂，皆與我無關。佛陀修行悟道，就是證悟平等，所以要我們破除我、我所執，世間的一切，包括身體都不是我的，目前只是暫時借我們所用而已，不是絕對、完全是我的，因此可以奉獻，可以犧牲。如果「我」是我的，那麼我就可以主宰一切，叫他不能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但是，事實上卻是不可能的，即使秦始皇併吞六國，想要求得長生不老的仙丹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一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一要知道我們來時不帶物而來，死亦不持一文而去，真的是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，你如果能夠突破這一個觀念，你的生命才能夠得到解脫。當你在爲別人犧牲、服務的時候，你就不會覺得很委曲，你會認爲那是應該做的，因爲「人人爲我，我爲人人。」我與眾生打成一體，這就是佛陀所說的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。也就是菩薩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的精神，平等視眾生。幫助眾生的時候，不但毫無怨言，而且會生起歡喜心，這就是因爲佛菩薩瞭解到我，我所有都是假的。

佛陀有一天向國王和大臣開示：我是假的，我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假的。波斯匿王說：「佛陀！你開示的道理很好，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，你說：『我是假的。』我不能接受。」有一天，波斯匿王生病了，佛陀去看他，國王說：「求佛陀幫助我解除病苦，儘快的痊癒。」佛陀說：「你不是說身體是你的嗎？既然是你的，你就可以叫他不要生病，叫他站起來呀！」波斯匿王這時才恍然大悟：原來身體不是我的，他不聽我的指揮，只是暫時借我使用而已。

佛陀證悟到緣起性空、緣生緣滅的道理，所以佛菩薩能夠做到：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出離苦。」這就是大乘菩薩，也就是佛教的精神所在！因此地藏菩薩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」的偉大宏願。當你瞭解到我，我所執是「空」，我相空，一切空，畢竟空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解脫。生命的解脫就是從六道輪迴中得到超越。

密宗的宗喀巴尊者在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中說得好：「佛非水洗眾生罪，亦非手拔有情苦，更非己德力有餘，唯有正法能解脫。」由此，我們要深深體會，千萬不要相信有再世佛、無上師，能助你成佛，因爲佛沒有那個能力，佛陀只是將他的修行證悟得解脫之經驗告訴我們，只有我們依法來修行，才能夠得到解脫。佛陀常說：「各人吃飯各人飽，各人生死各人了。」

《法華經》(方便品)中云：「若有聞法者，無一不成佛。」又云：「聲聞若菩薩，聞我所說法，乃至於一句，皆成佛無疑。」這就是告訴我們：聽經聞法，如法來修行，就可以得到解脫而成佛，所以我們是靠自己來成佛的，人人雖然都有佛性，但不一定人人能成佛，根據佛教大乘分爲：

真常唯心系：認為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，所以《法華經》中云：「情與非情，同圓種智，一切眾生類，畢竟成佛道。」

性空唯名系：人有可能成佛，所以會成佛只是有可能而已。還得修行才能成佛。

虛妄唯識系：認為眾生有五種的根性，說明人是可以成佛的，但不是人人皆可成佛。

由此可見，我們只是有成佛的可能，但不是絕對可以成佛，這就如同沙中的金子，要經過挖掘、篩檢、冶鍊才能夠變成金子；所以《法華經》中云：「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如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性。」《法華經》是一性究竟的佛法，雖然人人皆可成佛，但是，佛的種子是從緣起，那也就是說人要成佛，必須要遇到特殊的因緣方可成佛。《涅槃經》中亦云：「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有佛心者，皆得作佛。」這個「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。」是屬於理佛性，天台宗稱之為理則佛，因為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但是要成佛必須要用功修行，慢慢的用功修行，將無明煩惱斷除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種善根、修福慧，累功積德，這些生活的實踐，是屬於行佛性。換句話說，一粒種子種下去之後，必須要經過悉心的照顧才能夠開花結果，否則，也無法長成一棵大樹。試問：台灣有兩千一百萬的人口，但是有多少人能夠聽聞佛法？然後又有多少人能夠如法修行？修行之後又有多少人能夠不退心的？修行是一條很長遠而且很艱辛的道路，佛陀修了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；當年離開皇宮，捨棄了太子的名位，在苦行林，苦修了六年，每天只有吃一粒麥一粒麻，不眠不休的修行，又到菩提伽耶經五年的精勤與思惟，最後才證悟成佛的。

眾生本具佛性，都有成佛的可能，但是卻被無明、貪戀、瞋恨等煩惱所矇蔽，以致於使我們在生死海中漂流，在六道中輪迴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們遇到好的因緣--聽聞佛法之後，要如法如律來修行，當然可以成佛，那麼我們要如何的修行呢？首先：我們要將人做好，因為「人成則佛成」。那要如何將人做好呢？你就要遵守五戒：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飲酒、不妄語，這五戒是做人的根本。

雖然眾生的根基有鈍有利，智慧有高低，但是佛性卻是平等的，所以我們聽經聞法之後，受持三皈五戒、八關齋戒，依各人的根性、願力，你可以修四聖諦，也可以修十二因緣法，或是修六度萬行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向佛道前進。

每個人，上至國王下至販夫走卒，都難免「生死」，即使你享盡了人世間一切的榮華富貴，生命最後總有走到盡頭的一天，所謂「有生必有死，無人可依怙」，我們將何去何從？如果我們平日多唸佛，儲備了功德法財，往生的資糧，乘坐了一艘般若船，到了目的地，自然就上岸了。三世諸佛皆因般若而成佛的，到了佛

國，我們就可以得到無量光、無量壽--精神永在、生命永在，因此唯有在真理中求得的生命，才能夠得到究竟解脫，這才是生命真正的意義。